

时代青葱文丛



野孩子

蒋宇澄/著

我的高中弟兄们
你们还好吗

YEHAIZ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青葱文丛



野孩子

蒋宇澄/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野孩子 / 蒋宇澄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1
(时代青葱文丛)
ISBN 978-7-5396-3542-2

I. ①野…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226 号

出版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吕冰心 黄 佳

装帧设计: 尹 晨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0551)5146875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Part 1 莫斯科往事 /001

小流浪儿 /003

父亲 /005

离别 /006

Part 2 高一 /013

三个小白痴 /015

文卉 /018

军训 /020

逃夜 /022

一堆毛孩(1)/025

一堆毛孩(2)/028

学生自治会 /033

窈窕淑女 /035

同传 /039

暴力(1)/042

莫斯科 /046

新学期 /052

暴力(2)/054

暴力(3)/058

因为无聊而游走 /063

重逢 /068

Part 3 高二 /073

不可思议 /075

Нана нана! /077

回家 /080

小留学生 /082

女孩儿归来 /085

高二结束的迷茫 /088

继续 /089

Part 4 高三 /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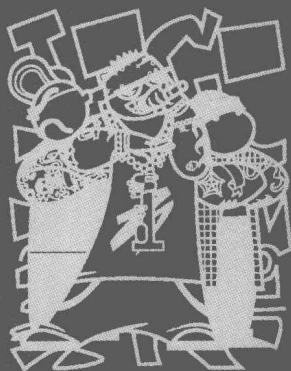
沉沦 /097

转变(1)/101

转变(2)/107

苏醒 /109

母亲 /112



Part 1 莫斯科往事

阿历克山德罗大婶惊吼着，
花格子呢长裙上沾满了蓝墨水。
窗边是个黑眼睛的小男孩，
微卷的长发不规矩地纠缠在一起，
抹着鼻涕，
一双大眼睛愤怒地凝视着眼前对自己大吼的女人

小流浪儿

“小畜生，给我滚出去！”

阿历克山德罗大婶惊吼着，花格子呢长裙上沾满了蓝墨水。窗边是个黑眼睛的小男孩，微卷的长发不规矩地纠缠在一起，抹着鼻涕，一双大眼睛愤怒地凝视着眼前对自己大吼的女人。

桌子旁的三个中年女人已经惊叫着站了起来。小男孩准备抵抗一下：“凭什么？”

大婶的脸都变了形，容不得他再说一句话，肉球般的身体朝他冲来，不待他酝酿自己的愤怒。

“凭什么？私生子！私生子！滚出去！”她似乎疯狂了，追着小男孩跑着，身体庞大的惯性撞飞了拦路的家什——她也停不下来。小男孩愤怒而惊恐地逃出去。看到 he 已逃走，大婶累得一屁股坐在门口的雪堆里，气得骂不出声来了。

他装出一副不予理睬的模样，又提心吊胆地害怕她追上来。残酷的现实摆在他面前：他无家可归了。那个红砖房曾经是他唯一可以称作家的地方，尽管大婶很爱嚼舌头，却还给了他一日三餐和睡觉的小床——在她房子的阁楼里。

湖面上结了厚冰，男孩子们在疯狂地打冰球。他坐在湖边，橡树点着头，邻居家的大狼狗在树下窝成一团，呼呼地吐着热气。

“柯斯佳！”

熟悉的声音把他从冰冻的麻木中唤醒，眼前是个布满戏谑的圆脸：“今天怎么不打球？”

“我……我的冰鞋找不到了。”

“一脸霉运，还以为你起床踏错了左脚。”

眼前的这个乌克兰小子叫布里瓦琴科，出生在科斯特罗马，他从小就和柯斯佳形影不离。他们一块捣蛋，在莫斯科的巷道里当土霸王。

柯斯佳的本名是张亚飞。他的祖父是中苏交好时期的驻苏留学生，在喀山的公园诗意地遇上了他的鞑靼族奶奶，中苏交恶后他们异地分离，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后来小亚飞的父亲也考上了驻苏公派留学生，却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赚钱。他曾经荒唐，小亚飞就是他的“罪行”之一。小亚飞的生母去处不详，把小亚飞留给她，在莫斯科的房东阿历克山德罗大婶，定期给生活费就走了。现在小亚飞被赶走了，但大婶对邮寄的生活费会照收不误。

布里瓦琴科打完冰球以后就找到小亚飞，抱怨着今天那个常来看比赛的女孩又没来。小亚飞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寻思自己晚上是不是该找个地洞睡觉。

到傍晚，孩子们都回家了。

现在亚飞觉得以前打冰球的那些好胜心都是可笑的，只要没有生活条件就全部玩完。也许几天以后他就会横尸街头，没有人怜悯，只会让人恶心几天，然后被清理掉。

他已经晃出巷子了。不知走了多远，一小片树林边，房屋的亮光好亲切，心里觉得那儿肯定很温暖。他只是钻过篱笆，踩着冻硬的黑土一点点往房子靠近。房子里传出手风琴的欢愉和人的笑声。

他只求在房子边上坐着，那样也能让他暖和些。现在才回想起来那一场争吵：大婶又和别的女人嚼舌头了，不过，这回他没有装聋作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让他抓起墨水瓶砸她——那时他觉得骄傲，现在却后悔了。

门突然打开了，他立刻起身躲到一边，惊讶地看见一个小女孩静静地出来加固雪人。

是她？曾经在场边看自己比赛却坚决不愿意告诉自己名字的小女孩，总是让他受点委屈却又会让他感觉她像天使的小女孩。

他冻得受不了了，怀着一线希望走向那个小女孩，拦在她回房子的必经之路上。她立刻认出他来：“你？你怎么知道我家？”

“我无家可归了，我只想……”他说不出话来，嗓子哽咽，热泪在奔涌而来。

“你先进来吧。”她似乎知道他怎么回事了，却饱含责备地对他这么说。后来的事情几乎记不住，亚飞只记得自己在泡热水澡的时候，她还悄悄地在门外

观察。吃饭的时候她乖巧地坐在他面前，甜甜地自我介绍说：“我叫索菲娅。”

索菲娅的父亲是个农学家，现在在中亚，暴躁无比，每次他一回来，家里都增添了一分恐怖气氛。索菲娅的妈妈是个非常温和、气质高贵的女人，年龄不大。她也不问他是谁，看来索菲娅已经告诉她很多了。因为男主人是科学家，所以她家的生活水平在俄罗斯家庭中算是很宽裕的。

索菲娅的母亲总是叫亚飞“小流浪儿”，这个小流浪儿给她平淡的等待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首先，他有东方人的面孔；其次，这个小流浪儿总有种抹不掉的傲气，从来不服输。她认真地琢磨过，这就是契丹人特有的傲慢。对张亚飞来说，这种傲慢不光是生在契丹人骨子里的，而且也是被磨出来的，在异族中成长，必须比别人强、比别人狠才能生存，而他在索菲娅妈妈的面前却没有那么容易冲动，反而对这个充满母爱的女人产生了不可言喻的好感。

她教他认识一个个基里尔字母，认识单词。他不喜欢单调枯燥的记忆，可是这个女人却能让他心甘情愿地学下去。索菲娅经常在他身边支着脑袋，叫他小傻瓜。他们还是会出去玩，干些很傻很天真的事情。有的时候她会答应去看他打冰球，却跑得不见踪影。他叫她回去吃饭，她却爬到树上很高的地方，让他什么时候捉住自己什么时候去吃饭——亚飞是害怕爬树的。他们会偷偷摸到别人家里玩，被发现的时候都是亚飞承担责任。被送回去时，她的妈妈只是狠狠瞪一眼装得若无其事的索菲娅，然后怜爱地对小亚飞说：“小男子汉，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就这样，亚飞获得了一段平静甜美的时光。

父 亲

傍晚，亚飞与索菲娅在街上的面包铺买面包。街灯下有个裹在大衣里的中年男人正四处张望，见到他们迎面路过，拦住他们。街上的人很少，索菲娅躲到小亚飞的背后。男人低下头来，摸摸小亚飞的脑袋：“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这附

近有个中国小男孩？”

他是用中文说的。索菲娅瞪着眼睛看他。亚飞是很讨厌被人摸脑袋的，他没礼貌地用俄语说：“我听不懂您说什么，不过如果要问我事情，300 卢布起价。”

他决定趁中年男人不注意立刻拉着索菲娅逃开，不料那人真的拿出票子，快活地说：“哈哈，这么小就会宰人了……”

中年男人大笑起来，声音很洪亮：“不过没关系。”

他抓住小亚飞的手，塞给他五张 100 卢布的票子：“现在我可以问你问题了吗？”

小亚飞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出手大方的人，来不及思量印着许多小人儿的卢布，却强作镇定地说：“好吧，好吧。”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阿历克山德罗的女人？”

她？小亚飞撒了谎：“没有。”

“哦……看来我亏了。你是哪里人？”

“我？俄罗斯人。”

“哈哈，你长得不像。你看看，你和我一个样，你怎么可能是俄罗斯人？”

“不知道。我只知道有好多和你长得一样的人在这边开店，而且互不来往。”小亚飞说。

“哈哈。”他又笑了，似乎是对小亚飞的稚气和尖刻哭笑不得，他摇摇头，说，“今天我吃大亏了，白白花了 500 卢布。小家伙，也许我们还能见面的。”

他高大的身躯在灯光下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索菲娅从小亚飞手里接过钱，数着亲着，开心地跳动：“我们可以去麦当劳大吃几顿了。”小亚飞却看着中年男人离去的身影，愣愣的，心中满是疑惑，却又有一丝莫名的惊喜。后来他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叫：父亲。

离 别

亚飞被接到附近的新家里。父亲是个商人，常常不在家。亚飞还是经常像

以前那样活动。

小学六年级上完后的8月份,他被父亲带去军校考试,考数学和俄语。通过了以后还有心理素质考试。由于张亚飞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太好了,他被选入了苏沃洛夫少年军校。

亚飞穿上了晃荡的军装,肩章上绣着 *сбы*, 经过庞大的装甲车。

和新同学一块生活、训练、学习了几个星期后,教官把亚飞喊过去详细问话,然后又平静地让他归队。教官大声宣布另外一个同学当班长,并且对所有的学员说:“告诉你们,干得出色不一定有奖励,因为你不是俄罗斯人!”

亚飞把这句话好好记了下来,为这句话隐隐地愤怒,却不动声色地努力。刚开始那个俄罗斯班长还因为教官的偏向而歧视亚飞,结果两个月过去,亚飞成了他们默认的头头,还担当起了头头的责任。战术、打靶名列前茅,野战环境训练他成了班里实际的指挥者,食物不足时第一个带头吃蚂蚁吃蝗虫,再到后来在装甲车上当车长。

亚飞只在军校待了一年,就被父亲提走了。军校的生活其实不像文字般柔软,而是既十分单调又充满激情的。尽管一开始就已经说好军校只待一年,但亚飞对军校产生了感情,他想待下去,却由不得自己。他开始反感父亲对自己的控制。

父子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圣尼古拉节那天亚飞和父亲在客厅里谈话,父亲告诉他,要把他送回中国读初中。亚飞突然火了:“你什么时候能让我决定一下!什么东西都是你做主!我是不是从来不该有思想,只能机械地服从?”

“小毛孩,我只是想给你一些历练。你知道的,军校生活那么艰苦,的确能让你磨炼。但是你不能永久地拒绝自由。”

“自由?自由对我算什么!我随时能看电视、上网、听音乐,这些消磨时间的东西吗?我不需要自由,我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

父亲略微抬起眉毛,却又摇摇头。“你会理解的,现在你还太小。”

张亚飞破门而出,去找军校的同学,心里盘算着去哪里把这个晚上混掉。亚飞听同学说冰球馆内有索菲娅所在的初中球队和邻区初中的节日比赛,就提议去冰球馆。

见到一年未见的索菲娅,他心里立刻涌起一阵暖意。拥抱后两人靠着墙角

坐下，亚飞忧郁地说：“我要回国了。”

亚飞知道自己抗拒不了父亲的权威，什么都是父亲说了算。索菲娅关心地问：“怎么？回国上学吗？”

“对，而且不是留学。我的国籍转换马上就要批下来了。老头子筹划了很久，趁我不在的时候办的。”

“他还是俄罗斯籍吗？”

“嗯。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暑假结束就要走，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再看索菲娅，眼泪已经在往下淌了。她抽抽搭搭地说：“我不想你走。才从军校回来，还以为你能一直待在这里了……至少也在莫斯科，即使不在一个学校。”

亚飞笑笑：“我就知道他把我从军校提出来肯定没有什么好事。这下，是回个从来没到过的地方，真他妈的。”

“我让我妈妈说说，你知道她和你爸爸说话一向很管用的……”

“不可能的，我马上不是俄罗斯籍了，这是白费力气的。”

索菲娅抱着膝盖，红着眼圈不说话了。亚飞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和他一起来的是军校生兄弟俩，都是波兰裔，看腻了无聊的冰球赛，找亚飞要烟抽。亚飞拿出那一包白海时，索菲娅只是盯着亚飞，却不说话，眼里似乎流露着失望。亚飞注意到了她的眼神，走到她身边蹲下：“我没上瘾……”

索菲娅说：“你才多大。要是我妈妈看见，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亚飞立刻想到那个温暖的中年女人，一直把自己像亲生儿子一样看待。母鹿一样温柔的眼睛，遗传给了她的女儿，此刻好像是母女俩一起在看他。

亚飞尴尬地小声说：“不要因为这些讨厌我。我等等就回来。”

他拉着两个军校生逃离索菲娅的视线。过了一会，他们已经站在馆外。

军校生兄弟俩，哥哥是高挑的美男子，亚飞原本并不认识他；弟弟是亚飞在军校的死党，金发矮子维克多，瘦瘦的，却很有力气，长满雀斑的脸夹杂着戏谑和无比的冷静。对待很多人，包括在他身边的哥哥，维克多都是十分冷静甚至冷酷，只有和亚飞待在一起时，他才会体现出温情的一面。

两人的第一次打交道是以暴力开头的。开学没几天，苏沃洛夫少年军校的

开水间,亚飞和自己一个班的弟兄们经过一天的训练,显得有点劳累,不过也很兴奋。他们大吵大闹地在其他一年级新生中穿过。开水炉边大家在排队打水,一个金发的小子漠然看了看他们几个,注意到了亚飞的黑发。同时亚飞也注意到了他。边上的人和亚飞耳语,亚飞知道了,原来这就是入学考试第一、军界背景深厚的波兰小子维克多。这下几个人都有些发憊,其中一个对亚飞说:“柯斯佳,这小子可傲了,而且特狠。”

亚飞打断他:“就他?”

几个人两步三步走到他面前,维克多见来者不善,站了起来。亚飞大摇大摆地走向他,像一只狗熊一样站在他面前。矮小的波兰人不说话,冷冷地看他。亚飞身边的人说:“小子,看什么看!”

亚飞止住他们,对维克多说:“你是7班班长吧,老早就听说过了。我倒是在想,谁他妈会让个波兰人当班长。”

“我是俄罗斯人。你的肠子是直的。”他冷冷地说。

“不不不,我算个俄罗斯人,但你不是。弟兄们,我们靠的是自己对不对?而你是因为你的下贱母亲睡过军界高官。”

维克多的母亲是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这是他永远的痛。这段历史没有人敢提,亚飞居然随口说。

说完这话,亚飞班上的弟兄们一阵喧闹,有的还哈哈大笑起来,拍着亚飞的肩膀笑得前仰后合。亚飞心里也涌起一种对自己的反感,羞辱别人并没有让他产生赢家的快感,然而还没等他说出口,就觉得下身一阵剧痛,那种感觉说不好,胀胀的,小腹突然发热。顿了一下,他立马倒地。看到亚飞痛苦地跪下,别的成员立刻围上去对维克多拳打脚踢,直到耶林中尉横冲直撞地把他们分开。

办公室里,对着做俯卧撑的亚飞和维克多,耶林中尉严肃地说:“你们现在都是俄罗斯籍。不过,给我记住,波兰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不是俄罗斯人。柯敏斯基,别太自以为是。尼基塔,你也一样,别以为你老头有点钱就把自己当个东西。”

亚飞做俯卧撑的时候还疼着,屁股撅得老高。维克多鼻青脸肿,冷漠得很。两人慢慢做那两百个俯卧撑。

现在,大了一岁的维克多站在他面前。三人抽着白海,维克多说:“柯斯佳,

可能这是我们一起待的最后一晚了。我后天就要回克拉科夫。”

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带一丝伤感。他比亚飞更成熟，知道有些事情避免不了。亚飞也知道这个道理，却总不能释怀。头一回，亚飞在他面前变成了一个聆听者。从前，都是他在维克多面前大大咧咧，甚至算是拿他开心。

维克多的哥哥冻得缩着肩膀。维克多认真地和亚飞说：“说句温情的话，咱哥俩也算是铁杆了。在这里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回那里以后不能太外露的。在陌生的环境里，还是低调些好。记住，一定要低调的。”

亚飞认真地表示接受他的忠告。

这里不属于市中心，空旷的土地很多。桦树占据着冰球馆附近的空地。黑土透着厚厚的积雪散发着熟悉的味道。冬季的莫斯科，在挽留他。

分离把对父亲的恨压进他心里了，尤其在这个夜晚，他感觉明显。

抽完烟，三人回冰球场。亚飞远远地望见抱膝坐在地上的索菲娅身边多了几个高年级的小混子。索菲娅躲着他们，他们还毛手毛脚的。他立刻冲过去，一把推开其中一个，把索菲娅拦在身后。场内混乱起来。被推开的那一个是对方的队长。本来他还没把眼前的亚飞放在眼里，想要把亚飞推开，结果被亚飞一个借力用力摔在一边。他气急败坏：“可耻！东方猪！”

这时维克多和他哥哥也来了。听说眼前的人是军校生，附近有人开始打圆场了，不料亚飞面无表情地表示：如果愿意，可以明天好好打一场，那个时候就知道到底谁是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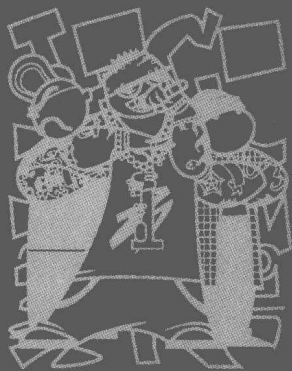
第二天九点，两方学校的男生都来了，大概有两个连。双方自相距一百米的地方接近，有人放了烟花，然后人流整齐地融合起来。双方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阵势，尤其在拥挤和吵闹中，每个人都有一些害怕。张亚飞忘掉了打群架要投机的原则，一个人冲进对方人群中揪着昨天毛手毛脚的蠢货打。等布里瓦琴科和维克多冲进围着张亚飞拳打脚踢的瘦高个们中间时，张亚飞和那小子都要进医院了。

医院住了一个月，少不了朋友的关注。他的父亲也经常来看他，却被他拒见。伤好了以后，父亲找到机会和他谈话：“孩子，对不起，过去我亏待了你，也没给你足够的重视。”

亚飞冷冷地说：“知道了。”

父亲那天喝醉了酒。张亚飞知道酒是个好东西，他自己也似乎是天生的酒鬼，很能喝，却没有酒瘾。父亲哭了，亚飞心里开始过意不去了，却还是没有反应。父亲捂着脸，喃喃地说：“我去过车臣，我知道职业军人是多危险。在那里认识的那么多朋友，很多都死在那了，而且根本没有壮烈可言，尸体甚至用来当掩体。我只想给你经历，不想让你送命。”

张亚飞理解父亲的话。他们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有的去过格罗茨尼，在战斗中乘坐的 T-72 中弹起火，回来时，整个五官都糊在了一起。在父亲的眼泪攻势下，亚飞屈从于他的安排。



Part 2 高一

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最轻松的
放学后不是联机对战就是篮球大赛
话说十二中附近网吧如云,各项硬件设施达标
大型网吧战略高手有 ABCD 四区,
还有包厢,吧台机,网速如迅雷,花钱如流水
而且,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禁令居然毫无效果,
连身份证都不用检查
网吧已经开成了连锁店,
内部还有食堂,规模堪比永和豆浆